



# 与巢湖语

安徽合肥 高永翠

好友自江南来。合肥号称大湖名城，自然要带她去巢湖边转转。天刚亮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车到六家畈，拐进乡间林荫道，气象便大不同，绿荫掩映的小路似乎看不到尽头，蜿蜒曲折伸向远方，一路河水清亮，夏虫呢喃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越往深处行，渐渐风里有了隐隐的温润，也似乎更清新凉爽，那该是湖的味道吧？果然，不远处有“红石嘴公园”的路牌。

偌大的公园除了鸟鸣虫叫，便是各式的林木、花地，紫薇开得最欢，粉紫、浅红、若白……一树树、一片片在风中葳蕤摇曳，宛若云霞降落；更有那美人蕉红得夺目，黄得亮眼，肥硕的叶片上晃着隔夜的露水，绿得逼人的眼！我们的眼急切寻着湖的影子，穿过一大片绿草地，湖突然就铺展在我们的眼前，那是怎样的震撼啊：清晨的湖，烟波浩渺、苍茫无际！许是刚醒来，辽阔的湖面笼罩着薄薄的雾气，湖天一色，一痕天际线横贯湖上，隐隐见一两只船影缓缓移动，如仙境一般，远处的青山、沿湖的村落，云缠雾绕，寥落成影……

我们循着山崖小路下到湖滩上，各式的小石子散落湖边，踩上去，温温咯着脚，更有横卧竖着的大个儿石块，默默散落。湖水若有若无漾着，湖滩石被湖水逗弄着，一会儿没水里，一会儿又退出。沿岸的礁石峭壁嵯峨，嶙峋耸峙，浅灰、深灰、乳白、老黄交错，让你忍不住想象湖水在狂风的怂恿下，无数次的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的壮观！而此刻的湖是安静的，极目远眺，苍茫的湖面，波澜不惊，平静得如一面镜子，被升起的太阳不断分割成错落有致的无数面：远处的呈深灰、近处的泛浅灰，再近些则是阳光照耀下的亮眼的金黄，水面开始生动起来，有浅白的水鸟斜着翅膀掠过水面，那湖中一阵阵的浪花翻腾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好大的鱼儿跃起又钻入水里，眨眼就不见了；再看那地平线上的船，不知啥时已擦肩而过，各奔远方……一切都在太阳和微风下，变幻着、交错着、升腾着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只隐隐传来闷闷的轰隆声，不知是机器声还是天边的滚雷。

我们目不转睛盯着湖面，生怕漏过每一个精彩，可湖不急不躁，就那么静默着，浅漾着，辽阔而深沉。我们闲闲地坐着，望着远方的眼不禁迷离起来，各种湖的传说穿越时空而来：焦姥、玉姑，陷巢州长庐州、孟姜女的眼泪、鲁班的刨花……光阴深处，沧海桑田，曾经喧嚣一时的闹市，沉寂成一汪湖水，可是无数苦难一层层蜕变累积而成的眼泪？我突然明白湖的不语。历经沧桑变迁，看过红尘滚滚，一切都在心里，顺其自然，该来来，该走走。沉默不语是世间最大的宽容和慈悲！细想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出生在巢湖边，到十岁离乡求学，我从未见过巢湖，对湖唯一的记忆是乡人的感叹：“焦湖里好多鱼！”在江南小城读书时，学籍表中的籍贯“巢湖”显得那么独特，同桌问我：“巢湖比我们的天井湖大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一脸茫然。

年岁渐长，从课本中知道了湖：“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”“鱼米之乡”……焦湖里的鱼没吃过，只记得农民种禾打米的艰辛。2013年调来合肥工作，第一次见湖，是驱车经过，那是怎样的壮观：夕阳西下，满湖流光溢彩，帆影点点，鱼舟穿梭，一襟晚照抚平多年的好奇和乡愁。现在，坐在湖边，将满腹的心事与湖共语。做了这么多年的“巢湖人”，而今才第一次坐在湖边。亲睹湖的容颜，虽陌生，转而就是一眼心底。所有的遗憾和乡愁，不着痕迹地融在这湖水中，一身释然。

想起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，欲问行人去那边？眉眼盈盈处”……观山水从来不只关乎眉眼，更关乎内心，心之所向，终必抵达，王观懂，湖也懂。想自己前半生，于巢湖边出生，老家那个村庄距巢湖不过数里路，却从未谋面；再少小离家，到江南小城先求学而后工作。人到中年，又兜兜转转，还是回到湖边，如今又临湖而居，也许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圆满。半生的脚步，出发就是为了抵达。

湖上风起，薄雾渐散，微风簇浪，一定是湖听懂我的心事，我在湖滩寻一薄石片，学儿时在水塘里打水漂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涟漪轻漾，湖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# 辜鸿铭的辫子

安徽合肥 王张应

民国时期北京大学，有一群大师级国学教授。辜鸿铭是其一。辜鸿铭学贯中西，其个性亦可谓名扬海内外。最能体现辜鸿铭个性的，是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治学态度。此外，还有他那根著名的黄毛辫子。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，建立中华民国，发生在国民身上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，男人脑袋后边那根长辫子不见了。周围的人几乎都剪了辫子，辜鸿铭坚持不剪，拖着那根长辫子进出北大课堂，成为校园里一道怪异的风景。

辜鸿铭因为辫子，当年也曾经被人讥笑，甚至被视为古怪的“保皇派”，予以歧视。对此，辜鸿铭拒不接受。1919年，张勋过65岁生日，辜鸿铭给这位尸居余气的“辫帅”送了一副贺寿联。上联是“荷尽已无擎雨盖”，下联是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。联句出自苏东坡的诗《赠刘景文》，辜鸿铭借用东坡诗句给张勋贺寿，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，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，纯然自我标榜。二人都留辫子，但辫子与辫子不一样。

当年，胡适在《每周评论》上评论辜鸿铭的辫子，认为辜鸿铭留辫子是在标新立异，体现与众不同。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，大清亡了他反倒留起辫子来。辜鸿铭大怒，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。辜鸿铭对自己曾经剪辫子解释说，是因年轻时女朋友喜欢他的辫子，他便剪了辫子送给女朋友。他剪辫子只是风流往事，不是革命旧事。关于辜鸿铭的辫子，当年在北大听课的沈从文印象特别深刻。沈从文后来多次说起，他从老师辜鸿铭先生那根黄毛辫子上，得到非常生动的教益。

沈从文说过，有一次听说有辜鸿铭讲演，沈从文便与许多好奇的学生一起，早早地来到学校。辜老先生一进门，全场哄堂大笑。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，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，腰系一根蓝色腰带，更妙的是背后拖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！沈从文忍俊不禁，同时非常诧异：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，也早不见这等奇怪的遗老装束，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最高学府？这样的人能有什么高论？

辜鸿铭先生耳聪目明，不聋不瞎，讲台下面学生们的反应他自然清清楚楚。辜老先生却对

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，我留下它并不重要，剪掉它极容易；至于你们精神上的那根辫子，依我看，想去掉很不容易。”话音未落，沈从文心里一惊。不说不知道，辫子不仅长在人的脑袋后面，也会长在人的心上，成为一根精神的辫子。

此后，沈从文时常想起辜老先生这句话，经常扪心自问：“我心里那根辫子还在不在？”辜鸿铭的“辫子论”，对沈从文影响特别大，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才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。沈从文在自己做了教授之后，常对学生引述辜鸿铭老先生那段话。晚年，沈从文去美国各大学演讲，将辜鸿铭当年那段话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，一再引用。

辜鸿铭除他的辫子，还有一个十分诙谐的比喻，传为佳话。辜鸿铭曾经用拆字法将“妾”字释为“立女”，妾者靠（扶）手也，供男人倦时作靠手之用。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，对方立刻驳斥：“岂有此理！照你这么说，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？男子可以多妾多手靠，女子何以不可多夫？”是啊，男女平等，男人能做到的，女人也能做到。辜鸿铭轻描淡写回答说：“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吧，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？”两个美国女子目瞪口呆，不知所云。茶壶茶杯之说，遂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辜鸿铭的辫子，还有他有关茶壶茶杯的比喻，距今十分久远，差不多过去一百年。从空间上看去，似乎近在眼前。合上书本，闭上眼睛，小憩片刻。隐隐约约看见许许多多戴着花翎帽、拖着长辫子的男人，在眼前晃来晃去，也不知都是哪朝哪代人。

# 云收夏色叶动声

北京 杨丽丽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伴随着节气的脚步，秋天来了，她带着蓝的天、白的云，凉爽的秋风优雅地来了。最先感知秋意的是落叶，黄的、红的、墨绿的，一片片飘然而下，轻盈的身姿如夏日飞舞的蝴蝶，灿烂的色彩如春日盛开的繁花。一个人走在铺满落叶的小路上，穿过稀疏的枝桠，望见的是蓝的天、白的云，温和的阳光还有深邃的天空。

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喜欢沉思过往，回忆那些天真烂漫的日子。天真烂漫的时候总有几个两小无猜的玩伴，那些一起摔泥巴、打水仗的玩伴，也是在这样落叶纷纷的季节里，几个人叽叽喳喳地在村口的树林子里收集美丽的落叶，卵圆形的杨树叶，扇形的银杏叶，多边形的枫树叶，还有那灿烂的笑声都如美丽的花朵留存在岁月的记忆里。如今，我离开家乡也有十多年了，那些儿时一起手牵着手，在林子里收集落叶的玩伴，都已经各奔东西成家立业，过着自己幸福甜蜜的生活。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如这深秋的落叶，脱离了母体，却心系着泥土下的根系。

季节的转换，总在一夕之间，或一场小雨过后，窗外的景致就会浓烈地展现着每个季节里不同的色彩。看惯了春花秋月，习惯了季节轮回，人世间的现实变换就像这深秋的落叶，温

度、时间到了，她必须以一个完美的姿态完成自己的飞翔，完成自己灿烂的谢幕。秋霜叶红，一片片美丽的秋叶，醉染了岁月的门楣。

夏天的繁花盛开是一种美不胜收的景致，同样秋天的落叶飞舞也是一种美丽的绽放。落叶没有悲伤，因为她懂得在季节的交替里，灿烂的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面对着浮华世俗，人心叵测，我们就应像这秋天的落叶一般安静，坦然、平和，不惧风雨的侵袭，即使坠落也要拥有最美好的姿态。

花开花落需要时间，叶子由春天的新绿到秋天的坠落也需要时间，就如同我们的成长，需要经历，需要锻炼，需要从儿时的天真无邪成长为现在的成熟稳重，保持一份宁静淡泊的心情，无论如何云卷云舒，世事变迁，那些压在头顶的阴霾总会烟消云散。